

緬甸鎖國政策的來由、得失與前景

羅石圃

以經技合作而造成一片繁榮的「亞西安」，其緊鄰的緬甸，却採取鎖國政策，與國際間的往來包括貿易投資，無不受到嚴格管制，以致被稱為「小鐵幕」或文明世界的「隱士國家」，最近由於緬總統山友率團訪問東京，向日本爭取經貸，一般多認為，此乃揚棄鎖國政策的先聲，能否如此？其答案須從此項政策的來由、實施以來的得失以及緬甸內部情勢諸方面，加以探求。

(一) 中國大陸赤化對緬的影響

緬甸，從地緣上而言，與中國大陸山水相連；其居民無論是南北掸邦的掸人，及克欽邦的克欽人，或分佈於上緬甸山區的山民——苗、傣、阿卡、傈僳、佤黑、卡瓦等林林總總各族，都是雲南各少數民族的分支，且都以住在滇境的同族為宗主。故緬甸自漢唐以來，即屬於中國的藩邦，至英人入侵，迫使清廷割讓緬甸。惟在併吞緬甸八年後，英外次克蕾與清駐英大臣曾紀澤交涉中緬界務時，英方表示：願將薩爾溫江以東之地——自雲南外界起，南抵暹羅北界，西濱薩爾溫江，東抵瀾滄江下游，其中北有「南掌國」、南有「掸人國」，或留為屬國、或收為屬地，悉聽中國之便^①。此可顯示南北掸邦、瓦邦、克欽邦原非緬甸屬土，英倫於侵佔緬甸初期，亦無意收各邦併入其屬地範圍。

繼後英人在緬雖對我領土得寸進尺，不斷進侵，但於劃界後，仍有自康藏至尖高山的一段界線，由於二次大戰爆發，並未劃清，其間計有五萬五千方公里土地，一直名為「中緬未定界」，至戰後緬甸獨立，兩國都無法在此設防。尤其在中國大陸變色後

註① [中緬界務問題]，正中書局出版，劉伯奎著。

，緬甸共黨叛亂蜂起，中共公然支援東南亞各國共黨武鬥奪權，仰光政府更對此未定界憂心忡忡，惟恐北平以此作為卵翼緬共叛軍基地，無怪當時中國反共軍崛起，縱橫於滇緬邊區。中共軍為防堵反共抗暴戰爭從緬北輸入雲南，無暇支援緬共叛亂。所以仰光於搶先承認北平政權的同時，又鑒於中國反共軍乃為緬北防共長城，亦默許當地官民與反共軍合作^②。

其後，中緬共聯手透過其仰光同路人，促使緬政府決定收回揮邦土司政權。該邦各土司鑒於其加入聯邦，乃訂有保留各土司世襲的協定，且在憲法中訂有明文^③，於是羣起率領自衛隊抗拒移交政權，政府軍在屢戰不利的情況下，遂歸罪於中國反共軍對叛軍的協防。於是仰光向「聯合國」提出控訴，誣指中華民國侵緬及美泰兩國支援反共軍。在一九五三年經「聯合國」將緬境中國反共軍撤退來臺後，揮邦叛軍仍然風起雲湧，而由滇邊進入緬北的武裝義民，又結合當地華人再組成了反共義師，藉以堵截中緬共的通道。

此一時期，適值堅決反共的緬甸陸軍接管政柄，在國會及政黨都被解散的情勢下，代表軍方主政的尼溫，斷然採取行動，發放退休金以換取揮邦土司交出政權，將先前對付民族叛亂的政府部隊，全部轉移圍攻緬共叛軍，並暗中鼓勵滇緬邊區中國反共軍增強戰力，藉以阻止中共對緬共叛軍的支援，使這枝反共義軍的活動地區，沿滇寮緬邊向西發展而到達康、藏、印、孟邊緣，已與西藏康巴反共軍遙相呼應^④。至於仰光又何以轉而與北平聯手進軍滇緬邊區，迫使中國反共軍再度撤離？這又是由於緬政府墜入了中共利誘的彀中。

(二) 緬甸墜入北平彀中的由來

一九六〇年，北平與仰光簽訂了兩項重要條約：(1)「邊界問題協定」，(2)「友好互不侵犯協定」，前者規定中共以五萬五千方公里面積的中緬未定界，全部讓予緬甸，英緬時代向中國租借的猛茆三角洲和爐坊銀礦採礦權，亦無條件界予緬方，但雙方須派遣部隊赴邊區會同勘界——實即夾擊滇緬邊區反共軍，後者標明雙方都不參加針對另一方的軍事同盟。北平的用心，在束縛緬甸不能參加「東南亞公約」，因此時緬甸已決定接受美援建設「仰瓦戰略公路」和華府二千五百萬美元貸款以及三千七百萬美元經援，並決定派遣觀察員參加「東約組織」的聯合軍事演習^⑤。

註② 「共匪與緬甸之關係」，「反國際姑息主義者研究報告」，第卅二號。

註③ 「東南亞列國誌」，程浩著，旋風出版社印行。「緬甸章」，頁一五六—一五七。

註④ 同註②。

註⑤ 「緬甸中立外交的歷程及趨向」，本刊，第廿一卷第十期，拙著。

蘇聯在緬甸軍政府與北平關係冷淡之際，亦決定經援仰光興建結貓洞水壩，及由波蘭在緬協助興建糖廠，所以北平繼與仰光簽訂上列兩項條約之後，又畀予緬方無息貸款三千萬英鎊，並規定諸般建設，都由中共派遣員工入緬施工。此不僅使緬甸接受美蘇援助的計劃，成為畫餅，且在中國反共軍撤離後的緬北。由於中共援助緬甸各項建設的員工蜂湧而來，緬共的叛亂亦因就近可以獲得北平支援，迅即擴大升高，至經由大選再度執政的宇汝政府，更加對北平馬首是瞻，遂激起了一九六二年緬甸陸軍，又以政變奪取政權^⑥。

堅決反共的緬甸陸軍自六十年代初期奪得政權後，竟對與緬共叛軍有父子之親的中共，依然往來親切，甚至於六四年決定實施「土地國有」、「工業國營」，並派遣大批人員前往北平，接受中共的國營實業管理訓練，以致緬人指責為將中共暴政在緬甸翻版。尤有甚者，緬甸的軍人政權更不惜與緬共和平派聯合組成「社會主義路線黨」，實行一黨專政。究其原因，實乃由中緬不僅在地緣上唇齒相依，人文關係更加密切，而緬共又為中共的螟蛉，以致神州赤化後，緬甸對赤浪橫流即首當其衝，而在滇緬邊區阻遏赤浪的反共軍，又是北平必須除之而後快的死敵，故中共亦不惜以威脅利誘讓緬甸墜入其彀中。

由於泰國深悉滇緬泰邊，乃為泰共取得北平支援的通道，對中國反共軍在此一邊區的活動，自會視為阻敵入於其國境外的友軍；美國為了對此一區域的協防，也認為義軍具有防堵中共輸出戰爭的功用。北平與仰光締結「友好互不侵犯協定」，畀予緬大批貸款與經援，旨在阻止美泰等自由國家勢力介入緬甸，其用心已非常顯明。仰光亦恍於擇邦加入緬甸聯邦，已標明以十年為試行期間，期滿後，是否脫離聯邦宣告獨立，須再行設定。由於擇人與泰人同文同種，且都站在反共立場，其脫離親北平的緬甸聯邦，曼谷自表同情，這便是仰光不能不關閉與自由國家往來的原由^⑦。

(三)中俄共在緬甸的角逐

尼溫政府既已抄襲中共統治中國大陸模式，嚴厲實施社會主義，將所有私營工商企業都收歸國營，並對自由國家採取關閉政策，中共及共產集團國家，便應該視緬甸為該集團的成員之一，何以仰光與北平之間又於一九六七年形成敵對的局面？雖然此事的近因是由於仰光爆發了羣衆圍攻中共駐緬使館，並殺害其援緬專家，造成北平的惱怒報復，以致雙方凍結外交；但其遠因則是在緬甸一向掌握羣運而且聽從中共指揮的緬共和平派，已為蘇俄暗中籠絡，歸向了莫斯科，而北平却懵然不知^⑧。

註⑥ 同註②。

註⑦ 「泰緬關係的嬗變與展望」，本刊，第二卷第一期，拙著。

註⑧ 「緬甸及匪羣運中值得注意的問題」，本刊，第六卷第十一期，拙著。

緬共陣營非常複雜，除武裝緬共分為紅白旗及羅相部而外，另有設在北平的緬共海外部及被仰光視為合法的緬共和平派，經常在城市開闢羣衆戰場，惟各派都對中共馬首是瞻。至一九六三年，中共將緬共海外部高幹送回仰光參加和談，並唆使彼等乘機返回白旗緬共叛亂山區，建立「北京派」包圍緬共主席德欽丹吞，脅迫他遵從中共指示，擴大叛亂奪取政權；又組成「紅衛兵」，對主張與實行社會主義的尼溫政府和平聯合的緬共高幹，加以清閹屠殺，其中被迫逃出基地者，都潛抵仰光加入緬共和平派陣營^⑨。蘇俄遂乘機爭取到了他們的歸向，服膺克宮製訂的「以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」路線。這便是繼後此派緬共與軍方聯合組成「社會主義路線黨」的先聲。

嗣因仰光羣衆圍攻中共使館事件造成了中共與緬甸化友為敵，以至大動干戈，並使上緬甸烽火連天。緬共羅相部及緬共海外部叛軍，既由中共派軍護送入緬，而揮邦與克欽邦叛軍，亦接受了中共的軍援，並組成「民族民主聯軍」，向緬政府軍分進合擊，致使仰光部隊在上緬甸的點線統治，亦感到難以維持。然而盤踞在緬中山區的白旗緬共叛軍，從仰光在蘇俄協助下進行圍剿與策反，紛紛逃離叛亂陣營而投向仰光，緬共主席德欽丹吞亦遭其保衛員暗殺身亡。此一期間，緬蘇關係非常密切，尤其在緬共和平派與軍方聯合組成「路線黨」，宣佈實行一黨專政後，蘇聯更可透過此派緬共左右緬甸的政策^⑩。

一九七〇年十月，尼溫應邀訪問北平，返緬後，立即召開軍事會議，並即席逮捕「緬北自衛軍」司令昆沙（張奇夫），且宣佈解散其所屬部隊。由此一期間，中共迅即將緬共叛軍大部份撤回雲南，可見當時觀察家所判斷的：尼周會談所決定的，乃為中共以約制緬共叛亂，換取緬方解散「緬北反共自衛軍」，及逮捕其司令昆沙，並非臆測。昆沙被捕後，其所屬部隊迅即發動叛亂戰爭，向仰光要求釋放昆沙，並在遭到拒絕後，竟俘虜兩名蘇聯援緬專家，作為交換昆沙的人質。莫斯科從而派遣特使到緬，要求仰光釋放昆沙以交換其援緬專家的自由。此更顯示出仰光先前發動上緬甸人民組成反共自衛軍，並委任昆沙為司令，作為清剿緬共叛軍的先鋒，乃是蘇俄指使加入「路線黨」的緬共所促成，克宮更令其分配在緬北的援緬專家與昆沙暗中聯絡，其被俘乃為自投羅網，這其間都有蛛絲馬跡可尋^⑪。

（四）緬甸何以未成為印支三邦之續

從七十年代開始，緬甸與中共即重拾舊歡，蘇俄在緬甸的勢力相隨降低，加入執政黨的緬共既一部份次第回歸到了親北平立

註⑨〔德欽丹谷的末日〕(The Last Days of Than Tun)，白一鶴譯，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。

註⑩ 同註⑤。

註⑪「中共與緬甸關係之陰霾」，本刊，第廿卷，第十期，拙著。

場，軍方具有親蘇色彩者，亦多被排出政壇，以致在尼溫領導下的緬政府，了然於在對外關係方面，不但對自由國家必須採取鎖國政策，對共產陣營的兩大，亦難以週旋於其間。六十年代的緬甸過於傾向中共，增加了北平赤化緬甸的野心與作爲，蘇聯遂亦乘機介入，幾使緬甸成爲雙方的代理戰爭戰場。這便是仰光實行全面鎖國政策的主要來由。尼溫當政時如此，在其交出總統職位而退居幕後仍掌握政柄的當前，亦是如此。

一九七五年，印支三邦次第被共軍所席捲，東南亞自由國家如「亞西安」伙伴國，亦由於赤浪紅流的衝擊，其境內共黨因受到三邦共黨武鬪奪得政權的鼓舞，無不將叛亂擴大升高。在民心士氣都因印支變色而大受震撼的情勢下，各國朝野都感到難安。唯獨緬甸一隅，得以倖免。這是因爲中俄共爲了爭奪印支共產政權的歸屬，對仰光都轉而相互遷就示好，以免它倒向對方。北平爲了籠絡緬甸不致投靠莫斯科，斷然將其支使在上緬甸顛覆叛亂無所不用其極的緬共，全部撤回雲南，遂使多年來赤禍綿延的緬北局勢，一變而顯現小康。蘇聯面對仰光將具有親蘇嫌疑的政要排出政壇，及參加執政黨的緬共由一度親蘇而轉變爲傾向中共或採取中間立場，亦只有加以容忍^⑫。

仰光朝野多認爲緬共與民族叛亂，從緬甸獨立以來，一直造成烽煙遍地，在中共公然支使緬共武鬪奪權情勢下，不僅自由國家意願促使在滇緬邊區從事反抗暴奮鬪的中國義軍，向鐵幕輸入抗暴戰爭，連蘇聯亦有此企圖。至於標榜反共的緬甸民族叛軍，當仰光與北平簽訂「邊境治安安全協定」，允許雙方軍民逕入對方邊境有限地區活動時，自由國家爲了防堵中共從緬甸假道支援鄰邦共黨叛亂，亦難免對它們有所同情。因此，緬甸從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，沒有像印支三邦的兵連禍結，甚至在多難的三邦變色後，反而形成小康局面。這在緬甸朝野看來，應歸功於尼溫所採取的由中立外交而進一步形成的鎖國政策。此項輿論，已瀰漫仰光。

(五) 鎖國形成的經濟凋敝

站在國際政治角度而言，緬甸從獨立以來，雖是赤氛瀰漫、烽火連天，但未成爲印支三邦之續，甚至自由陣營與共產集團都向它示惠，企圖使它不致倒向敵對一邊，確實得力於仰光所採取的鎖國政策。不過從經建角度着眼，資源蘊藏豐饒的緬甸，於獨立後，不僅沒有在經建上達成繁榮進步，其民生反而不如英治時期。工農漁牧生產，處處都是落後，又豈非鎖國政策所造成？

據訪問過緬甸的西方記者報導，從仰光到瓦城等各大城市所顯示的，即可窺見此一社會主義聯邦國家落後之一斑。過去的熱

鬧市區現已一片蕭條，屋宇的粉刷油漆大半剝落而未重加粉飾，連英國招牌亦未拆除，在街上行駛的，多半是卅年以上的老爺汽車，經過千修百補，於上坡時所發出的力竭聲嘶，更是觸目驚心。由於商業都被收歸公營，所以街市上見不到商店與熙來攘往的顧客，而過去人潮洶湧大排長龍的公營商場，顧客的擁擠情形，亦大不如前。原因是供應的日用品經常缺貨，人民經過排隊等候半日，輪到購買時，又往往因缺貨空手而回，便只有轉到黑市地區，以較高的價錢購買所需^⑬。

實行非馬列社會主義的緬甸，其所以形成公營市場舶來品經常缺貨，而在黑市上，又是舶來品百貨俱全，原因是國家外匯不足，無力進口洋貨。在進出口貿易收歸官僚體系統治後，走私者即可將國貨出口偷關，再換回舶來品從黑市出售，主管進出口有關人員，只要可以從中分肥，對走私者便視若無睹，甚至公營商場的執事者，亦將進口貨品從後門偷運到黑市出售，一般多了然於緬甸是出產毒品之地區，「金三角」所輸出的毒品，緬甸佔三分之二。私梟運毒，都是從泰國運入國際市場，再從泰國購買百貨走私回緬以供應黑市商場，可謂一舉兩得。這便是國家外匯不足來由之一端，也是鎖國政策所造成的罪過之一^⑭。

緬甸的窮困，使小學教師每月薪津只有六美元，由此即可類推到公務員及工人的收入，都難以贍家活口，參加黑市走私活動，便成了他們副業，賺取外快以維持家用開支，早就習以為常。舶來品循海洛英偷運途徑而入，形成黑市市場蓬勃，現金週轉靈活，使商人享用豪華。在老爺車隊伍中所出現的日製新汽車、貨車，都屬他們所有。國庫之所以空虛，固然是由於軍費支出始終佔了國家歲出三分之二，且在民族叛軍仍然活躍的當前，無法削減，而走私所形成的漏洞，恐怕只有揚棄鎖國政策，方可補填。

（六）開啓門戶的徵兆

仰光面對鎖國政策所造成的民生凋敝，國庫空虛，是否改絃易轍？當一九七五年印支三邦變色後，中蘇共為互爭印支霸權，都爭向仰光示惠，緬政府原已有揚棄鎖國政策的意圖。一向拒受美援的緬甸，從這一年起，又與華府簽訂協定，由美方在兩年內供應十八架直升機，專供偵察毒品走私之用，緬方的駕駛人員與保養技士，還赴美受訓。緬甸軍情局長翁哈泰上校及司法調查局長蘇明德，亦赴美接受訓練，研究美緬如何合作控制毒品外輸及根絕罌粟的栽培。繼後仰光又接受了少數的美國經援，但其範圍只限於農業技術的援助。在此同時，緬甸又加入了「世界銀行」及「亞洲開發銀行」，並獲兩者貸款，顯示仰光已向自由國家開啓了大門，中蘇共都不敢干涉^⑮。

註⑬ 「緬甸——現代文明隱士之國」，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」，「國際現勢週刊」譯載，一四六九期。

註⑭ 同註⑬。

註⑮ 「今日緬甸」，卡穆（Henry Kamm）撰，分別刊載於一九七五年七月廿五日（紐約時報），及八月六日香港（虎報）。

緬甸對外輸出主要產品，除米糧與木材而外，便是石油，其年產總量，在八〇年已達到一千一百萬桶的高峯。近年來石油產量下降，乃由於對油田過度開採所致。其實在七十年代中期，仰光便已不惜突破鎖國政策，打破不允私人投資的成規，特許外商投資勘測開發沿海石油。一九七五年，即與外國 Exxon 公司等簽訂了四宗勘探石油的合約，並賺到了外匯三千萬美元，其他少數工礦事業，也允許私人投資。尤其在森林開發及興修水利以增進農產方面，都已接受外來經技支援。所以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後的一段時期，緬甸曾獲得「綠色革命」的輝煌成績^⑮。

仰光在放寬經濟上的封鎖政策同時，在對外關係方面，也採取了一連串的睦鄰外交。先是外長宇萊茂訪問泰國，表示緬甸有意斡旋高棉和談，從而轉訪河內、永珍。雖此行並未達成意願，但返緬後，即接待中共總理趙紫陽訪緬。至趙某由緬轉訪泰國之後，即有棉人抗越三派勢力組成聯合政府的傳聞，顯示緬甸致力的棉局和談，亦並非完全落空。其後緬外長又重申仰光對棉局的立場，雖不會再作斡旋和談的調人，但堅決反對任何國家在鄰邦國土駐軍。他又率領合作部長宇吉良等，分訪泰國及新、馬、印尼，接著便是泰國副總理和外長以及孟加拉前總統訪緬。而緬泰之間的安達曼海疆劃界協定的批准文書，也是他在訪泰時互換的。這可顯示緬甸的鎖國政策，在外交上已隨同經貿而放寬，不再抱殘守缺，尤其此一期間，它斷然宣佈退出不結盟組織，並在「聯大」對民主高棉流亡政府代表權的投票，一直追隨「亞西安」，更說明其偏左的中立政策已經向右迴旋，其鎖國政策的開啓，也以自由國家為先^⑯。

(七)仰光爆炸案對開放意圖的打擊

誠然，鎖閉政策已造成緬甸經濟的蕭條落後。至七十年代後期，由於此項政策的初步放寬，使多年停滯的經建，開始突飛猛進，以每年平均百分之七的速度增長，惟好景不常，至一九八三年，增長率即呈緩慢，此後乃由百分之五退至百分之三。主要原因，是出口收入大幅下降。除石油減產已於前述而外，其他主要對外輸出產品為米糧與木材等，也各有難題。緬甸的三千七百萬總人口以農民佔絕大多數，稻穀乃為主要的農產品。經過七十年代竭力興修水利，改進稻種，產量已由每公頃一、九七〇公斤，躍升到五、一三九公斤。但由於化肥與殺蟲劑供應不足，加上小型農機及抽水機，農民亦無力購買，及米價在國際市場下跌，遂形成了「綠色革命」的落空^⑰。

註⑮ 「緬甸綠色革命成績驕人」，香港《大公報》，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九日，白洋撰，十五版。

註⑯ 「緬甸展開睦鄰外交」，香港《大公報》，辛華撰，一九八二年七月十日，十四版。

註⑰ 同註⑮。

至於緬甸外銷的木材，乃以柚木、堅木爲主。就堅木的外銷收入而言：在一九七七至八〇年，曾上升百分之六十一，達到一億三千四百萬美元，但因砍伐過甚，新林地未能補充，以致輸出量逐年降低。此外，大部份森林多被叛軍踞爲窠巢，爲政令所不及區域，不但開發林木的產業道路沒有興建，山下也無公鐵路可通，以致寶貴的木材老死深山，無法開採。所以緬甸迫切需要的，是外國的經技支援，藉使蘊藏豐富的資源，成爲富國裕民之資。無奈鎖國政策不允私人投資，只接受外國經援和貸款。故緬甸必須放棄此一自縛手脚的政策，方可變爲富裕繁榮，與「亞西安」國家並駕齊驅^⑮。

仰光有無揚棄鎖國政策的意圖？或逐步將之放寬？這可從上年十月，緬政府邀請韓國大統領全斗煥到訪，略見端倪。全氏所率領的代表中，包括經濟企劃長官及外貿科技等要員，顯示近年來着眼於擴展外貿並以科技援助爲先的韓國，已獲得了仰光接納其經技合作支援的承諾。不料北韓間諜先已潛入仰光，在忠烈祠埋置炸彈，使大韓民國貴賓致祭時血肉橫飛，全斗煥僅以身免。在仰光宣佈與平壤斷交後，緬甸與韓國的經技合作企劃亦因此付諸東流^⑯。

仰光忠烈祠慘案已使緬方警覺到：爭取經建所需的經技外援，固然須以自由國家爲主，無奈共產國家表面上雖不敢公然反對，但其所採取的暗中破壞行動，又豈止於北韓以仰光爲攻擊南韓的戰場？以致緬甸政府對鎖國政策的易轍改轍，又顯猶疑。

(八) 山友總統何以訪日求援

至今（一九八四）年七月初旬，緬總統山友率團訪問東京，日程排定了十天。這在緬甸，爲少有的對外活動，國際人士亦不視之等閒。仰光外交人士認爲山友此行，顯示緬甸迫切需求外來資金和科技投注，而日本正是它爭取的主要目標。不過他們並不相信緬甸從今以後，會全面開放鎖國政策——歡迎一切形式的投資及貿易。緬甸官方表明：山友訪日之行，包括會晤日本天皇及首相中曾根等高層領袖，俾有助於改善與日本經濟聯繫，並爲今後兩國低級官員進一步的商談鋪路。

山友的訪日之行，是否表示緬甸鎖國政策的揚棄或放寬？又何以選擇日本爲首要對象？在此以前，東京已提供仰光約廿億美元的援助，其中三分之二爲優惠貸款，其餘爲贈款而無須償還。可見日本早已成爲緬甸國際上最大的財東。近幾年來，日本給予緬甸的援助款，每年約爲二億美元。據仰光官方透露：緬甸的第四個四年計劃（一九八二—八六年）投資，每年約需五億美元外援，日本的援款，約佔所需外援的五分之一。今年六月間，日緬簽訂了一筆貸款協定，日方貸予緬方的款項，連同機械設備等價

註⑮ 「緬甸經濟三大難題」，香港《大公報》，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九日，十四版，鶴欣撰。

註⑯ 「仰光爆炸案因果探微」，本刊，第廿三卷第三期，拙著。

值，約合美金一億八千五百萬元，用以資助多項大型建設，包括擴建仰光大型機場及鐵路現代化等。

日本是對緬甸援款最多的國家，也是緬甸最大的貿易伙伴。以一九八二—八三年緬甸的財政年度為例，緬方進口的日貨總值，為三億一千二百萬美元，比居緬甸進口第二位的「歐洲共同體」十國總和，多出八千五百萬美元。雖然，山友在東京曾一再表示對日本援助的感謝，日政府也表明：今年將增購緬米百分之五十，價款可達一千二百五十萬美元，但對緬日貿易而言，日本仍然獲得大量的順差。因此，仰光外交人士認為儘管日本在緬甸發展經濟計劃中，佔有重要地位，但這並不表示緬甸從此會一百八十度改變其鎖國政策，其對外經貿關係，亦只能小心謹慎地逐步放寬^②。

然而緬甸爭取日本貸款所從事的大型建設計劃中，乃以擴建仰光大型機場及鐵路現代化為優先，顯示緬甸的四年經建計劃，主要着眼於便利國內外交通，謀求擴充國際經貿，或可視為仰光改變鎖國政策的前奏。就當前情勢而言，連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路線的中共，亦已改採修正和走私路線，而實行非馬列教條的社會主義的緬甸，又那能死守鎖國政策，而不改絃更張以挽救貧窮？

(九) 結 論

不過今日仰光引進國外經技投注所面臨的問題，除須防備共產國家指使其在緬代理人暗中破壞而外，其內部的官僚體系作風，更使外資與科技的投注，經常受到阻撓。例如仰光原最企求與外商合作探勘石油，且曾於一九七五年與外商簽四宗合約，賺到外匯三千萬美元。照理，緬方應該多方便利簽約的外商，儘快將探勘的設備輸入開工，然而Exxon公司運緬的設備器材，竟在仰光港口經過四個多月的時間，才辦清報關手續，以致外商對緬甸貿易投資，大都視為畏途^③。

若問緬甸政府的工作效率，何以如此遲緩？原因是一黨專政的「路線黨」，乃由軍方與緬共和平派合組而成；各項政策，既須經由黨的「政治局」會議決定，政策的執行，又有三大派系的分歧。例如出入國境的申請，必須經過全體閣員的批准，即可窺見緬甸對外往來困難重重之一斑。目前緬甸政局係由尼溫在幕後操持，在其逝世後，緬甸是否尚有回到民主與自由途途的可能？由於在他手下的三派勢均力敵，而此三派的對外立場，又相互歧異^④。故尼溫死後，可能出現集體領導，其對鎖國政策亦只能略事放寬。

註② 「山友訪日與緬甸經濟」，香港《大公報》，一九八四年七月廿五日，十六版，林潮撰。

註③ 同註②。

註④ 「緬甸的三個爭權派系」，新加坡《南洋、星洲聯合早報》，一九八四年四月廿一日，卅二版，曼梭撰。